



散文
瑰
林
芬
芳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获奖作家丛书

叶文玲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换个名字一样芬芳 / 叶文玲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4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 / 红孩主编)

ISBN 7-5059-4496-7

I. 玫… II. 叶…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086 号

	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
书 名	玫瑰换个名字一样芬芳
主 编	红 孩
作 者	叶文玲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	戴 东
责任编辑	戴 东 张红梅
责任校对	赵泽京 王小芸
责任印制	戴 东
印 刷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496-7/I · 3506
定 价	19.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总 序

红 孩

现在,我又要说一些关于散文的话。望着空阔的写字板,我实在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十几分钟前,一个散文家很感慨地对我说,散文越写越难写;一个小时前,一个小说编辑对我说,散文比之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是当下最不忍卒读的文体;一天前,一个普通读者对我说,目前的散文越写距离现实越远,有的还挺压抑、灰暗,让人看不到光明、希望。一个月前……

一年前的今天,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在苏州吴江市同里镇揭晓。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直接亲历者,我至今记得颁奖现场和颁奖后举行的散文论坛上人们异常激动的场面。长时间以来,散文界一直呼唤散文应该有个全国性的大奖。应该说,近些年散文界的各种评奖层出不穷,报纸评,期刊评,甚至电台、电视台也评,其名目繁多,目不暇接,或以什么杯,或以什么年,或以什么人名、地名,但没有哪一次能像这次被人们广泛关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因素,我想可以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同志在给颁奖大会发来的贺辞中的话加

以概括：“冰心先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是我们敬重和爱戴的前辈作家、散文大师。以她光辉的名字命名的这项全国性的散文大奖，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定会对今后我国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令人高兴的是，此次获奖作者中，既有成就卓著的年长作家，又有近年涌现出的新人和中青年作家，女作家也为数不少。奖掖新人、扶持青年作家，正是冰心先生倡议设立这项散文奖的初衷。我相信冰心先生也一定为此而高兴。”引文至此，关于这次评奖及这次评奖的意义，我想不用我再多赘言，读者都会明白。

但是，聪明的读者从上面两段话中很容易看出是非常矛盾的，即一方面对当前散文创作不甚满意，而另一方面却在评选一个具有全国性的散文大奖。那么，这两种意思果真是非常矛盾的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散文创作出现了非常喜人的蓬勃发展的局面，散文阵地、散文队伍、散文理论和散文争鸣都有了长足的壮大与提高。尤其是进入到2000年前后，散文的热闹完全可以盖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如果说这时的散文出现了群雄割据，或者说出现了东周列国的格局，我觉得是非常可取可喜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我们不是一直提倡“双百方针”吗？现在，散文的这种局面形成了，人们应该欢欣鼓舞才是。可是，就绝大多数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而言，他们还远不能适应散文的这种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宁可抱着传统不放，也不愿做一点创新或接受一点创新。相反，一些思维活跃的年轻散文家，或者从小说、诗歌、戏剧创作转型过来的散文家，他们在散文的探索、革命上的步伐迈得又快了些，从而使大多数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对他们的行动产生怀疑和不解。基于以上两种因

素,散文界绝大多数人便开始试图找到一种双方都认可的散文标准,即寻找权威。当下的文人,基本上都工作生活在体制内,他们所认识 and 理解的权威一般总爱寄托于权威人士和权威奖项。其实,在我看来是完全大可不必的。因为,任何一种权威都是相对的,更何况操作权威的都是嬗变的人。

毫无疑问,中国散文学会首届“冰心散文奖”是具有权威的全国性的散文大奖。但对于广大的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而言,在认真重视所评出的获奖作家和获奖作品的同时,也不必把这些作家、作品完全看做权威的方向和标准,我一直提倡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任何人都不是散文的神灵,也不是散文的偶像,大家所做的和所付出的都是劳动者的选择。只要是有益于人类的劳动创造,都应该给以尊重和致敬!

本套“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丛书”是在出版《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集》之后的又一成果。我们编辑这套书,既是满足获奖作家的迫切要求,也是满足全国广大散文爱好者和散文创作者的迫切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套书视做第一辑,随着“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冰心散文奖’”评选工作的即将启动,我相信,第二辑、第三辑……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纷纷面世。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散文学会向过去支持学会工作和关心散文事业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2003年6月21日 梨花园

目 录

玫瑰换个名字一个芬芳

- 吉祥之地 / 2
流水永恒 / 5
长者 / 16
玫瑰换个名字一样芬芳 / 20
香在墙外 / 26
《红》茶知己 / 31
三个瞬间 / 35
你使我感觉了祥和 / 39
敦煌无字碑 / 45
几根瘦骨横天下 / 88
愿筑一座“望兄亭” / 123

飞掠东西南北非

“定格”在“本初子午线” / 142

穿梭伦敦桥 / 145

晚年想做庄园主 / 149

刺槐下的肯尼亚 / 153

今夜无法入眠 / 156

千丘之国 / 160

惨绝人寰的展览 / 164

向维多利亚湖俯冲 / 167

钻一钻“赤道圈” / 170

寻源尼罗河 / 174

“人与生命” / 177

摇曳生姿的发式 / 181

泻湖在星光中闪耀 / 184

浪拍“来迪逊” / 187

袖珍企鹅 / 190

颠簸海豹岛 / 193

彩虹高悬好望角 / 196

白云幔桌山 / 199

迷人的狐面猴 / 202

孤独棋与蜗牛石 / 205

水上的绍兴

美韵无限千岛湖 / 209

水上的绍兴 / 214

伞外听西塘 / 219

城与梅花一样清 / 224

岛的握手 / 229

诱人的话题 / 234

巴黎的色彩 / 236

“羽化”成杉 / 244

欠我一顿早茶 / 247

长相思 / 253

第一块补丁 / 262

当今风采看玉环 / 265

也是“马语” / 269

心灵的行吟 / 272

书斋絮语 / 274

美年心情 / 277

信守散文的本真(代后记) / 283

玫瑰换个名字一样芬芳

吉祥之地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获奖是开放在生命征途中的一枝马蹄莲，能够获得以“冰心”命名的散文大奖，我尤其感悟到了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冰心先生生前除了玫瑰，她非常喜爱的就是这马蹄莲，因此，接过颁奖者给我的奖状，我仿佛接到了这枝纯洁的花束，那上头的盈盈露滴，就是先生那一片玉洁冰心。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获奖当然也是一种标志，虽然不是惟一。但在其人生旅程中，却如漫漫长途的一支火把，将会照亮今后的创作从而鼓起更多的信心。对于年近花甲有过四十余年创作经历的我来说，虽然并非第一次获奖，但以冰心先生命名设立的这项大奖，仍然使我非常激动并深感荣光。

马年初春，我有三本散文新作来到手中。其中之一是《叶文玲品味文集》，这部书的首篇就是献给冰心先生的：《迎你的是满天星斗》。这篇小文写在先生远去之际，我在文中表达了对先生的永远爱戴和缅怀，但对先生的敬爱之情当然不是一篇千字小文所能囊

括的。

24年前,在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中第一次得见先生,先生谦逊而又虚怀若谷的开场白以及对我们这些后学的慈爱情景栩栩如在眼前;2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中央民族学院先生的家,聆听她的教诲、惠受她的大作,如浴春风的感觉更是难以忘怀。这以后,有幸多次拜望先生,我的当年在北大读书的女儿、九十年代初我卧病在床的老母亲,都有幸牵动过先生的关爱,因此,今天在这里领奖,我觉得领取并歆享的,不是一项普通的奖项,而是冰心先生的大爱之心。

马年是我的“本命年”,在江苏吴江的同里镇领奖,我觉得分外幸运。因为,同里镇除了淳厚美丽的民俗风情为大家所熟悉所喜爱外,对我来说,还有一层另外的机缘——20年前,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我的短篇小说《屏幕》改编的电影《还乡》,就是在这里拍摄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获奖是开放在生命征途中的一枝马蹄莲

的。也是在那年，我从电影的画面中初识了这个很有特色的江南水乡小镇，欣喜地觉得它的景致和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我的故乡浙江玉环楚门镇非常相似。后来，我曾几次来同里参观旅游，我更感觉它也是我的故乡。故乡是我创作的绿阴，也是我一直守望的精神家园。无论是小说《屏幕》还是电影《还乡》，它的主题都是表达两位普通的气象工作者除了忘我的事业心外，更有对母亲的眷眷孝心、对下一代的无边爱心。片子虽短心意长，以上种种“巧合”，更使我心波如潮，我不能不将它归结于马年的吉祥。

就个人而言，小说、散文就是我写作的两只翅膀，近年来尤其是散文，载着我在文学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得享了心灵的宁静和愉悦，它的魅力常常使我沉醉。这样说，并非是说我已经探得了它的全部奥秘，和许多钟情于它的作家一样，我只是这块大地的一位永远痴情的庄稼汉。至于如何劳作得更好，在座的诸位比我有更多的发言权。

所以，在气氛热烈场面感人的大会上，我最想说的就是这句话：在散文创作这一领域，我永远是学生，我将永远感谢最早给我以真挚和朴素的情感启迪的园丁——冰心先生。

流水永恒

人生有许多事件难以预料，也无法事先设计。年初原来根本没打算出门，没承想，新年伊始，因一项难以推脱的邀约，我再度去了西安。

从西安回来须经洛阳，洛阳却是我必驻的地方。

洛阳有我的兄长叶鹏。鹏兄所在之地，是我生命的驿站。在他那儿逗留，一向都是无庸言说的。自从别离中原、自从鹏兄近年屡屡为疾患所累、几度在医生的手术刀下脱险挣出“鬼门关”后，每次兄妹聚首，我心底无时不涌起一种分外珍惜的情绪。此中感伤的成分，又是只能在心底默想而不愿说出口的。人生苦短也苦忙，一霎眼，鹏兄已是霜发满头六十过七的人了，而我自己也在蹉跎中迎来了“本命”的“马年”。

鹏兄却比我乐观，在很多事上。为我这突如其来的走访，为我仍是只能小住几日，他乐颠颠地张罗我在洛阳的“日程”。没承想，他安排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陪我去小浪底看黄河。

到小浪底看黄河？虽是暖冬，邙山毕竟寒风料峭呵。

终于还是兴致勃勃地去了，毕竟是去看黄河，毕竟是去看如今名声在外的小浪底啊！

几十年来，小浪底工程几上几下，而今终于在世人面前凸现了它雄伟的姿颜。关于它在几十年中的风霜雨雪，我这个已成“外来客”的人，当然难以记得条缕分明，倒是有关它的逸事趣闻，成了我一路听闻的非常开心的笑料。

还想说的是，我毕竟做过二十多年河南人，对流淌中原大地的黄河，自有一种厮缠不去的情结。每当我站在它的身边，亲亲近近地看着阔别多年的她、近近亲亲地体会她的狂野豪放的气势时，那种与亲人久别重逢的颤栗，就会霎时传遍全身。哦，黄河，风啸马嘶、天水奔来、浊浪滔天……长驻我梦中、永存我心中的黄河呵！

可今天，奇了！高天风和日丽，四周安宁静谧，被无数年期盼、被数不尽血汗改造后的黄河小浪底河段，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模样：宽宽大河，竟如清亮温柔的江南湖海袅娜悠悠！我惊诧不已了：黄河原来也有这样一副安宁清亮的形态！黄河果然也有这样一副温柔宽厚的慈父神态！

鹏兄的学生租来了一条小游船，寒风料峭的冬日，这一天好像就是我们这条绝无仅有的小船，在慢慢地“悠”。

于是，慢慢“悠”在小浪底的河段上，我突然想起了他：光年老师。

以往也常常忆及光年老师，但是，从没有像这次这样——温婉绵长一幕幕地想起他，而且，是在如慈父般的黄河，在他安享宽厚的胸膛——小浪底上。

那一日，断断不是预感了什么，而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微微惆

怅——不久前，在京参加第六次全国作代会，会上意外地没有见到光年老师，原曾想过要去探访他，只是会中匆忙和一时不便，竟未成行，但听说他身体尚好，便大意地疏忽了。

没有预感，只有回忆，漫漫水路六十里，我翻来覆去对兄长叶鹏再次叙说起光年老师，虽然，很多内容他早已知晓并和我同样稔熟，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

首先是对光年老师的尊敬和思念，鹏兄和我如出一辙；思念往往更能触景生情：因为，名字能与这条伟大的河流联在一起的，只有他们——光未然与冼星海。

我顿时忆起这两个名字对我的最早启蒙，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联翩来至心头。

五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学生。

我真切地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曾拿着用毛边纸抄写的歌本，以她特有的沙嗓子，在宿舍里小声哼唱着几首我以往从未听过的歌；我真切地记得的，还有老师在哼唱时那副令我惊异的时而庄严时而哀怨的神情。当时的我，当然不明白老师低声而执著的哼唱、她的不同往常的神情，全跟她的另一个身份有关：那时的她，是个地下党。

因为太小，我忘了而后发生的许多事，许多事其实也与那些歌有关；但我记得的是，那歌本上赫然写着五个字：《黄河大合唱》；老师除了翻来覆去唱着其中一支“黄水奔流向东方”外，后来好像还唱了什么《山那边呀好地方》……当我指着那歌本上的两个名字：“冼星海”、“光未然”问是什么人时，老师神秘地抿嘴一笑，并没有认真解释。

当然是因为当时的我，毕竟太小；当时的我，只记得老师压着

沙嗓子照着《黄河大合唱》唱出的一支支歌，特别好听；还记得老师一唱到“黄河”，就泪花闪烁，神情也有点肃然；这时的我，才第一次明白了黄河是条很大很大的河，黄河在很远很远的北方……

很远很远的黄河，奔腾咆哮，河流万里长，奔腾咆哮的黄河，还伴随着无数苦难……

渐渐地明白这一切，是当了初中生时。初中的语文、历史和地理课本中，黄河是必然被提及的一条伟大河流；而《黄河大合唱》和“黄水奔流向东方”后来也成了我们在初中文娱活动中必然被排练的文娱节目。于是，在渐渐明白有关黄河和《黄河大合唱》时，光未然这一名字，伴随着庄严、神圣；伴随着如同眺望天上星宿般的尊仰，走进了我的心底。

在叙说这些近乎琐屑的往事时，我不能不略去岁月的许多过程。无法略去的，是少年的我在几十年岁月中对“父亲河”——黄河（受师长的教导，我们同时将长江喻作“母亲河”）的真诚热爱，这其中，当然还包括了我和我的师辈、亲族、同辈人对一个文学家的尊仰，对一个曾经在中华民族不平凡岁月付出不平凡劳绩的诗人的尊仰；对诗歌的尊仰也因了《黄河大合唱》而更加真切而深刻：因为它是血火烽烟中的不朽诗篇和传世薪火；是激励中华儿女昂扬奋进的经典之作，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的象征。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困顿的青春岁月，对文学的如饥如渴的阅读，是我化解挫折和磨难的惟一良药。一次，很偶然地在《剧本》月刊读了兰光的《最后一幕》，这部描写“抗敌演剧队”和“孩子剧团”活动的剧作，从人物、剧情到剧情的真实背景，都引起我极浓的兴趣。从此，我更知道了“光未然”——“张光年”，不仅才冠群伦、诗情激越，还有非常辉煌的革命业绩。此后，张光年——光未

然，在我脑海中越发溢彩流光。

六十年代初，因为生活的拨弄，我步鹏兄后尘落户河南。那些年，我曾在郑州、开封的临河之地，多次眺望过横流在我面前的黄河。但是，隔着山梁立在高坡的眺望，在眺望中生发的感慨，都不如后来到洛阳邙山时——残阳如血中，我与同患难的兄长叶鹏，两脚实实在在地踏在坚硬如铁河滩上，长久地一言不发地凝视着那一河血红……

困顿岁月中，鹏兄和我，曾经无奈地将对文学的无穷挚爱，埋进了邙山那绵亘无尽的皱皱中；埋进了黄河的滚滚波涛中。于是，每当为失落的梦心痛如割时，就像心有灵犀，一个从黄河的涛声中隐隐显现的名字、一个文学的、诗化的名字，便会使我们在百般惆怅中感到些许温暖和慰藉，那名字当然就是他——光未然。

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光未然和黄河有关，而黄河与勇气与力量与坚忍不拔有关。

那时的鹏兄和我，当然未敢奢望有朝一日能够亲见光未然这样的文坛大家甚或得其亲炙，“风雨文坛”带给中国知识分子无尽的风雨，在更大的浩劫中，张光年——光未然也历经了更大的风雨，同样备受磨难。

没敢奢望的事，终于在1977年阳光灿烂的10月出现：1977年10月，因为《人民文学》的邀约，我到了北京，到了会议召开地点——虎坊桥的远东饭店，我这个刚刚“冒”出来的“工人业余作者”，参加了由主编张光年亲自主持的“短篇小说座谈会”。

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人生旅程中至关重要的机遇，无数次地忆及这个在人生旅程中柳暗花明的时刻；因为，那确实是我文学生命的火光重燃，而举火者和提携者当然就是他——光年老师。